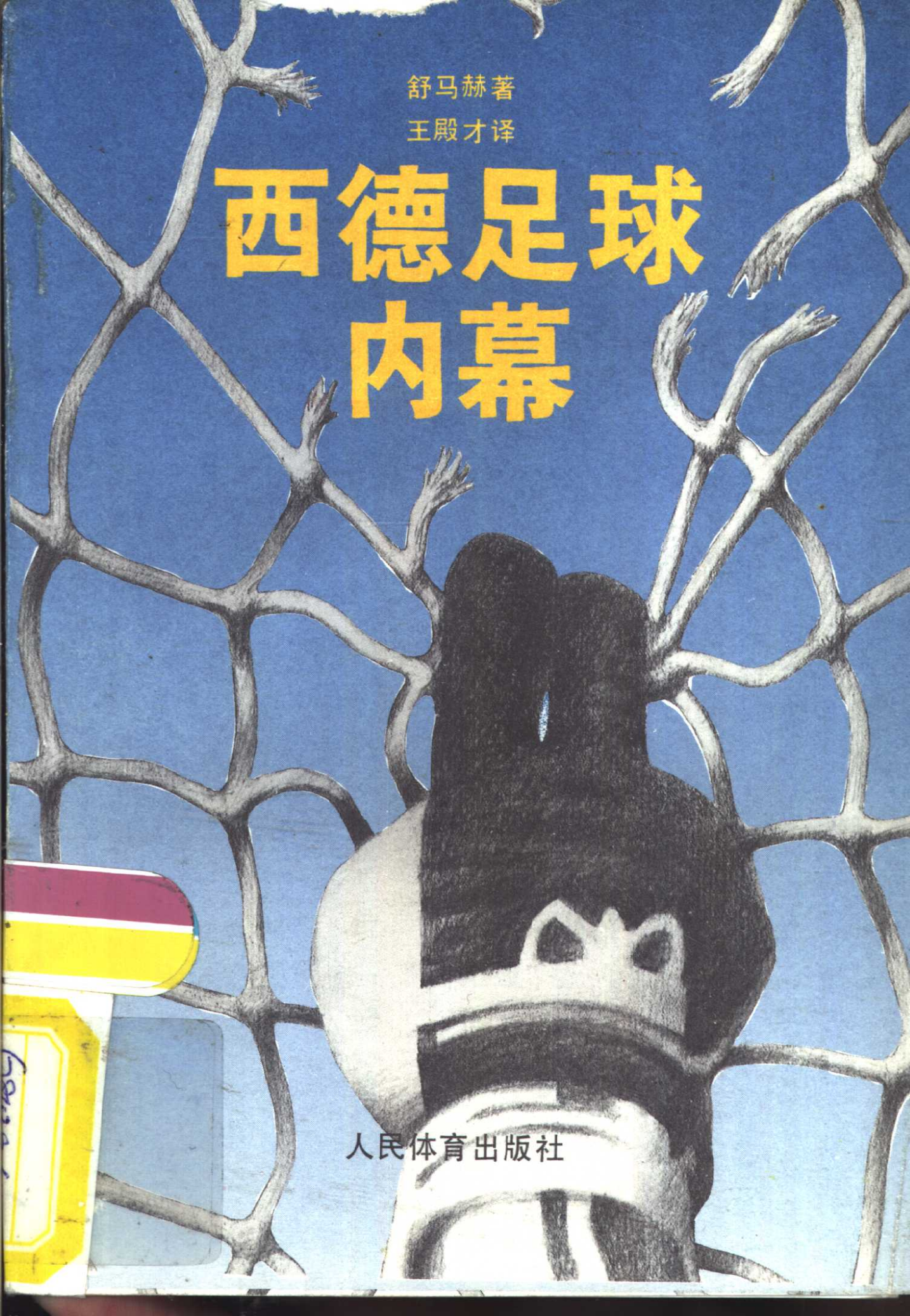


舒马赫著

王殿才译

# 西德足球 内幕

人民体育出版社



---

# 西德足球内幕

---

托尼·舒马赫 著

王殿才 译

---

人民体育出版社

---

## 原编者按语

谁是托尼·舒马赫？

就是那位以漂亮的鱼跃屡屡扑出险球，使人们惊奋。但又经常给官员们出难题的守门员。

人们传说，他在家里是一个充满温情的丈夫，但在足球场上却是一个冷面汉子。在对法国队员巴蒂斯通“犯规”之后，甚至有人说他是一个残暴的人。无论怎样，他总是一个新闻人物。

在足球场上他是“大理石般的彪汉”，是矛盾的集中点。在激烈对抗的足球世界，在他那看似粗糙的外壳里面，却隐藏着他十分敏感的灵魂。他当今33岁，属于世界上最优秀的守门员之一，1986年当选为足球先生，曾任西德国家队队长。在墨西哥的世界足球锦标赛上，他是除马拉多纳之外的另一个明星。

人们可以从“内幕”这本书里，通过哈拉尔德·舒马赫的个人回忆，了解他的感情和他的思想。本书的材料具有极大的真实性，全部是作者的亲身经历。舒马赫无情地描述了足球场上紧张激烈的鏖战，经纪人和俱乐部官员们的明争暗斗，当然还有德足联的官场人物。他描述了教练、队医和运动员的喜怒哀乐；描述了体育和金钱的关系；新闻界的作

用；等等。

舒马赫在本书中没有任何暗示，从来都是指名道姓。但是所有的尖锐批评，包括检讨自己，都是为了表明他的立场、建议和改革思想，以便引起大家争论。



# 目 录

原编者按语	
一、墨西哥决赛	1
二、从哈拉尔德到“托尼”	10
三、“巴蒂斯通”事件	23
四、同法国人和解	32
五、鲁梅尼格，单枪匹马对“黑党”	42
六、墨西哥的故事	51
七、兴奋剂和个人的性欲	56
八、受伤的噩梦	64
九、粗犷强悍——德国的足球风格	70
十、德国足球联合会和它的国家队	78
十一、缺少磨练的联邦联赛球员	82
十二、商业化了的职业足球运动	86
十三、忠诚于阿迪达斯公司	93
十四、让观众更喜爱足球比赛	98
十五、同新闻界进行美好的对话	102
十六、提早挂靴者的前途	105

## 一、墨西哥决赛

还是和过去一样……

几周的时间里，运动员和体育官员们再一次相处在一起，或者是互相表示亲热，或者是互相斜目而视。

共同训练，共同就餐，共同就寝。

有时突然争论得面红耳赤，有时又过分的亲热。

之所以产生紧张和摩擦，是由于这近30条汉子始终生活在一起造成的。在他们中间——这些伟大的人物当中，有的是空虚者或卖弄风骚者，但他们都被称为天才的职业家。

所有的这一切——现在已全被忘记，或者抛到了脑后。

这一次我们所有的人都显得非常客气，腼腆得象寺院里的僧侣。我们之间变得相互陌生。不，更严重的是，我们自己对自己都感到陌生。

在墨西哥城诺贝尔饭店前，赫尔曼·诺依贝格、埃吉迪乌斯·布劳恩和其他头头或陪同们，在我们上车之前来表示祝愿，祝愿我们在足球场上走运。但奇怪的是他们的表情象处于悲伤之中，目光无目的地透过我们的肩膀滑向远方。这时候说出的每一句话，都象是扰人的噪音。是恐惧吗？这是一种无法描绘的内心感觉。我是国家队的守门员，曾经两次参加欧洲锦标赛，这是我第二次参加世界足球锦标赛。

我要当世界冠军。托尼·舒马赫再也不是过去那种“缩门不出者”了。我激动得发抖。所有的人都不说话。这是对

的，只有沉默才表现出伟大，其它的表现只能表示出怯懦。

我要当世界冠军。

过去的四年我向内心的懒惰和污浊作了坚决的斗争，进行了铁的训练，强化自己的纪律。难道这四年所做的一切，现在不该得到它应得的奖赏吗？

弗郎茨·贝肯鲍尔，这位1974年的世界冠军，如今是我们“伟大的兄长”——教练。他今天象一位僵硬的普鲁士上校。他的眼中射出坚定的目光，仿佛想以此来感染我们。我理解这位天才如今束手无策的心情：对今天来说，胜利或失败只能依靠他的大脑，而不是他那灵巧的双腿。

马特乌斯看上去有些咄咄逼人，眼睛里充满了坚毅的神采。他知道自己肩上的分量。他要象“执勤的警头”那样使马拉多纳无计可施。我们对阿根廷人的比赛，是十人对十人的比赛。马特乌斯对马拉多纳之间的决斗就属于这场比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鲁梅尼格的样子使我感到难过。我喜欢他，虽然他对我有着愚蠢的评论。他甚至认为有个“科隆集团”在排挤他。

他是一个可怜的“殉难者”。

今天他容光焕发，脸蛋就象杏仁糖果做的小猪，只是鼻子旁有深深的几道皱纹。他说他自我感觉非常好，现在是困兽犹斗。我向他致敬。但是我知道他曾受过伤。在关键时刻，受伤的骨头和肌肉还能坚持住吗？会不会再撕裂或者断开？

我们行驶在去阿茨特肯体育场的路上。我坐上我的老位子，最后边靠右的长条坐椅上。我拉上了窗帘，但墨西哥城混浊的空气仍钻了进来。虽然有空调，这个城市的空气仍使我窒息。我们迟到了，车子陷在了拥挤不堪的人流、车流的



旋涡中。激动、热烈和混乱交织在一起。

“小宝贝”上的耳机未能盖住车外的喧哗。彼得·马菲依的收音机里发出的音乐使我从这嘈杂的声音中解脱出来，不用看只凭感官就知道窗外数不清的人群在流动。一段歌词正适合我目前的心境：“我气上心头……谁是我的朋友，我可为他粉身碎骨……我愿意报答你们，我现在才充满了爱和恨……”

阿茨特肯体育场，五颜六色，红旗招展，到处画着彩色的和平鸽。人群中发出尖锐的呼叫：“面包加球赛！”我是古代罗马斗士中的一员，还是猛兽中的一只？这个体育场里没一个人使我喜欢。可爱的马菲依，你说的是复什么样的仇呢？

我只想成为世界冠军。

“我现在才充满了爱和恨……”马菲依唱道。该死的，我们的对手可不是敌人。我到目前来讲可说是一直有着良好的体育道德。几天前在蒙特雷对墨西哥队的比赛中，是我为疼痛的对手按摩。墨西哥队比赛失利后，是我在球场边对纳格莱特给予安慰。这决不是做作和表演，也不是象一些爱讥诮的作家所嘲讽的那样故作姿态。

西德队开始做准备活动。

助理教练霍尔斯特·科佩尔为我热身，他射门我接球。我浑身冒汗，喉咙发干。球场上的草皮干巴巴的，硬得使人发怵，它充满了敌意。我看了看卡尔海茵茨·弗斯特，他显出一副魁梧有力的样子。我喜欢他的稳健。此刻，我真想去吻他。太阳斜照在体育场上，它的光焰直射在我们的头上，看不出人的影子。有人说，这种气候对电视摄影师来说是太好不过了，他的镜头里将不会出现模模糊糊的身影。

将要有十五亿人观看这场比赛，真叫人害怕。最好不要往这方面想。此时的多想是一种毒药，让人瘫痪的毒药。

现在奏国歌。

“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守门员。你将接住每一个射来的球。你是一只猛兽……”

这是我的精神集中术——或者是我的怪癖，但是到目前为止总显灵。我利用奏对手国歌的时候闭起了眼睛。许多人都认为，托尼是有国家观念的，爱国之心充满胸怀——其实并不是这样。我利用此机会走进另外一个世界：一望无际的海滩，微风吹拂着椰子树。我在太平洋深蓝色礁湖里游泳。当我从“内心的畅游”中返回来的时候，我就感到无比的轻松，精力可以完全集中到比赛上来。此刻我只有一个念头：

“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守门员。如果球射来了，你就可以接住它。你是一只凶猫，足球就是猎物。”只要这样，精力才可以集中到百分之一百五十，敏锐的目光伺机盯着每一个飞来的球。我对自己说：“今天的比赛关系到你一生的前途。你的竞技必须处于最佳状态。在对墨西哥的比赛中，你接住了十二码球；在对法国的比赛中，你球技精湛，技艺超群！”我真感到自己无与伦比，飘到了九霄云上。

比赛正式开始。

我窥伺左右，未见猎物，这样整整持续了20分钟之久。想摸球的欲望越来越大，可是仍不见球向我飞来。

就在这时，对方罚了一个任意球。一个阿根廷队员从侧面将球向球门踢出，这对我是致命的一瞬。球朝我飞速射来。“接住它！无论它冲击力多大，这是你的猎物。一定要把它抓住！”侧翼鱼跃，我冲向前去。但当我迈出第一步的时候，就已经感觉到差了百分之一秒的时间，我不会接住这

一个球。我错过了机会。最后的一线希望是，也许一个自己的队友会用头将球顶出去。可是上帝却没有这样安排，一个阿根廷人的脑门在眼前晃动。我眼睁睁看着球飞进了大门，只得向它发出悲哀的喊叫。

精神过度的紧张，精力过度的集中使动作走了形，真叫人失望。这是一个不可原谅的过失。

“我愿意报答你们……”彼得·马菲依曾经这样唱道。将对我给予报答吗？我一身冷汗。在这场比赛中，我将会失掉三公斤的重量。虽然天气燥热，但我内心感觉到发冷。我对自己发誓，如果你真要想成为世界上最佳守门员的话，在以后的65分钟比赛里，你必须绝对不出差错，就象一架完美的机器，可笑山羊擀药子，岂知山中还有虎？

守门员是不去射门的。他不能象前锋队员那样，只要射进一个漂亮的球，就可能让人们忘记他曾射了一百个空炮。守门员不能够补偿自己的错误。对他来说，或者是成功，或者是失败；或者是英雄，或者是遭人唾骂。我深深地怨恨着自己的失误。

球在地上滚动，一会儿远一会儿近，险象丛生。球在德国人和阿根廷人脚下来回飞跑着。马特乌斯将马拉多纳紧紧盯住了。但是，球场上好象到处都是阿根廷人。一个叫瓦尔丹诺的对手接到了球，这时没有一个同伴盯住他。他带球直逼大门，我为自己的生存扑上去，想用假动作打乱他的阵脚，让开了球门近角。可是他看透了我的用意，果断地选择了球门远角拔脚怒射，球擦着我的膝盖再次滚进大门。真晦气！

“你待在大门里！”弗斯特和马加特大声喊叫着。

幸好，卡勒接到布雷默传来的一个角球，身体一摆将球顶进球门，场上比分1：2。以后的几秒钟又出人预料地再射

进一球，将比分终于扳成2：2平。这时全队情绪大震，充满进攻意识的德国队前锋，真让人扬眉吐气！

“守住大门！”朋友们再次喊道。

离终场前的五分钟，一个阿根廷队的前锋单枪匹马冲到了我的球门前。我必须出来迎击，但是为时已晚。球第三次滚进了我的网窝，这是对我的再一次惩罚。终场哨吹响。2：3，不会再延长比赛时间，不会再互射点球。如果能有这样的机会，我会把对方射来的点球接住，以便弥补我的错误，但是，不可能了……

“一个好的守门员应该用自己的独特手段，来一次次拯救他的球队。”这是法国的哲学家简·鲍尔萨特雷所说。我没有能拯救我的球队。

难道我是一个坏守门员吗？我该垂头丧气吗？太压抑了，我甚至认为自己应该死去。胜利者欢呼跳跃，忘记了疲劳。失败者好象耗尽了骨髓而沮丧低头。布里格尔眼泪汪汪，鲁梅尼格脸色蜡黄。在欢乐的人群当中失败者是孤独一人。十一个人的球队好象每人只在想自己。成为球队第十一个人的守门员，好象是这场战斗的旁观者，他更显得孤独。胜利，只有胜利才能使人感觉到集体的荣誉感。我为我应负的责任抬不起头来。

这个没有扑救起的球，我永生难忘了。

失望，沮丧，头脑昏眩。

决赛结束半小时之后，莱茵报的记者本诺·维伯尔问我：“怎么回事？”我说：“听着，怪我发挥太差。如果我能够象对法国队和墨西哥队那两场比赛那样的话，我们完全可以成为世界冠军。”

这就是我为之奋斗，为赢得世界冠军而献出了一切的结

局。不，也不能说献出了一切，比如说我的孩子们，我的父母，我的妻子玛尔丽丝或者我的朋友吕迪格尔·施密茨。但除此之外，我已全部献出。比如说我的健康。如果我能成为世界冠军，决赛之后永远不再让我踢球，我也愿意。

足球世界冠军，世界上最动人的字眼。

也许我再也不能够参加下一届的世界足球锦标赛了。足球不象冰球可以每年举行一次世界锦标赛。对足球运动员来说，四年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在西班牙和墨西哥的世界足球锦标赛中，我们都是第二名。如果我有第三次参加世界足球锦标赛机会的话，那时我已经是三十六岁的人了。

我不恨我的球门。

没有球门的足球，就象资本主义没有破产、基督教徒不信奉地狱一样荒唐。足球规则赋予了守门员唯一的特权，在足球场上可以利用他的双手。就这一点守门员也应引以自豪。但是，我没有运用好这特权。

最好是赶紧走开。快点走进阿茨特肯体育场更衣室。在球场上所有的人想看的是胜利者。失败者最好尽快从比赛场地消失，或者隐名埋姓使别人再也认不出自己来。在我的白色提包里放着预备手套和太阳帽，还有各式各样的吉祥物。希腊的，土耳其的，都是球迷们送给我的礼物。有针织的洋娃娃、小猪和硬币。我走到哪里就带到那里，我认为这些东西很漂亮。当然我也有点迷信，希望吉祥物给我带来吉祥。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我儿子奥利沃的照片。他出生的时候我是在场的，这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我的妻子玛尔丽丝使劲地攥着我的手……

我看看照片，并对自己说，你这个人呀，撮作起来！瞧一瞧，你有多么健康可爱的孩子！——在这一刻我得到了无

比的安慰，产生了新的动力，做好了对世界、新闻界和公共舆论的挑战。

我知道，我有很多可以使敌人攻击我的材料。自从西班牙世界足球锦标赛上我对巴蒂斯通“犯规”以来，许多人都想把舒马赫从马上拉下来。不少人希望我输球。在许多人眼里我是一个怪物，是球门里的一个粗鲁大汉。他没有人的感情，只知道不让球踢进大门，是一个完善的日耳曼机器。

我从来不是魔怪，我是一个想创造业绩的青年。

墨西哥比赛国家队的第二号守门员、汉堡队的乌利·施泰因向别人说，我“在尸体上走过”。这是对的。但是，是在“我自己的身体上走过”。这是为了胜利。说这些人们也许觉得我言过其实。但是对一个守门员来说，不能是一个似是而非的人。他不能够在训练时花一半的力气，如果他要这样想，那么就会有很多球被别人射进球门。一个前锋运动员在最后一分钟射球进门，他是一个球王。一个守门员在最后一分钟让别人射进一球，无论在此之前他表现得多么出色，他仍是一个笨蛋。

职业运动员，就等于把肉体 and 灵魂卖给了和他签约的那个俱乐部。当我和科隆第一足球俱乐部签订合同的时候，我就对他们说：我的身体，我的健康，我的生命，我的灵魂都将属于你们。你们有着我的一切，而我因此得到一笔可观的钱。但是有一点我是不干的，我决不会使自己成为体育官员和政治家们追求功名的工具。

阿茨特肯体育场的贵宾席上。

联邦总理也许是希望我们能够取胜而专程来看球赛的，看上去他显得比我们更加失望。他向我们不自然地微笑，也纯粹是机械性的。他同弗朗茨·贝肯鲍尔摆出样子让摄影师

照像，作个永久纪念，也做作得简直象演一场小歌剧。难道足球运动员是一个活动的木偶吗？

为了表现出“国家的形象”，就要使足球改变它的职能吗？体育和政治要手拉手吗？

希尔顿饭店，我没到晚宴结束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世界亚军的香槟酒对我来说是一杯酸酒。我只想一个人单独闷在房子里。

如果赢了，他可以赢得所有的一切，如果输了，但是他仍然活着。

我自己是一个法官，同时又是一个被告者。也许我自己过于严厉或者是过于宽和。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人们说，写作也是一种自我忏悔。对我来说，或许能从孤独中解放出来。它不是自我表白，也不是自我辩护。我只想成为一个棱柱体，通过灯光照到我的生活道路上，使人们了解当今西德的足球和世界的足球。在我的生活道路上，您可以了解到许多足球界的内情。我将对足球场上的人物，俱乐部幕后操纵者、经纪人或官员们，当然也包括德足联，给予无情的批评。当然，我决不想对他们进行粗野的、无选择的、无目的性的摧毁。我决不想将足球的各种机构全部捣烂，或加罪于任何人。我只想让人们对我赖以生存的足球事业所面临的挑战、机会、危机给予深思。

因为，我爱我的球队。

## 二、从哈拉尔德到“托尼”

我曾看过一部叫《罗基》的电影，它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苏尔维斯特·施塔龙将巨人罗基固定在铁环中。罗基——一个从污水沟爬出来的人，他要战胜对手、战胜贫困和主宰命运。

“这就是你。你不是一个拳击手，而是一个足球上的罗基，一个想从窘困中摆脱出来的青年。”当我第一次看到这部影片的时候，这样想。

我的“贫民窟”在杜伦，它是在战争中遭受破坏最严重的城市之一。但是孩子们即使是在废墟上也能玩耍。我的家位于一个穷人住宅区，邻居们都是一些“与社会敌对的人”。我了解每个家庭的盛衰。许多男人都是酒鬼，许多女人都是懒惰和尖酸的混合物。当然还有其它类型的人，但是贫困是大家的共同点。你走到哪里都会看到，锅里没有肉。我们的食物整天除了土豆还是土豆，放上一些白菜就算是佳肴了。我和姐姐同住在一间房子里。这房间就象一个稍大一点的抽屉。从那时候起，惧怕空间拥挤的心理一直存在，至今我还没消除掉。所以，在足球场上，我不愿呆在球门里，常常跑向球场的中线。

我的父亲是一个建筑工人。他每天早晨七点上工，晚上精疲力竭地回到家。他不爱说话，在冬天他总把疲劳的双腿伸向火炉旁。“父亲”这个词在很长的时间里，对我来说是



伸向火炉的两条腿。他不喜欢喝酒。感谢上帝，他是一个安静朴素，有修养的人。他如今仍然这样。没有他安详和诚实的品德教育着我，也许我已走上了邪路。我朋友中的许多人，就是因为他们酩酊大醉的父亲做榜样，才使他们毁坏了自己的前程。

给我教育最深的是我的母亲。在童年时我整天围着她转，看着她怎样为别人缝衣服。她常常教导我：“孩子，贫穷不算什么，要保持诚实和勤劳，只有这样才不会感到羞耻。”

在我们玩耍的草地上有一个沙土箱子，它是唯一的障碍物。这么宽敞，踢足球是不成问题的。足球成了我嬉闹的玩具，我也有了撒野的地方。在那里可以摆脱家境贫困所产生的忧愁。我踢前锋，并且踢得一本正经。

“这孩子有天生的对抗意识，他可以成才的。”杜伦黑白俱乐部的教练这样说。我的母亲也认为我应该加入俱乐部。这样，杜伦黑白俱乐部就成了我走向足球生涯的第一个足球俱乐部。

有对抗意识的生活是危险的，做为儿童也是这样。“你跑的太多了，哈拉尔德。你都把自己的力气使完了。”我的教练骂道，“你必须学会更好地分配自己的能量和力气。”

“对！”母亲也补充说，“他每次都是精疲力竭回到家，浑身上下全都湿透了。他不能控制住自己的好强心，有多大劲使多大劲。他总是和别人拼命冲撞。”

教练和母亲都担心我的健康。我的母亲再一次做出决定：“找一个对你来说是固定和安静的位置吧，去守大门！你也许在那里更合适些。”

就这样，我成了守门员，那是一个“安静的位置”……